

对外汉语惯用语教学研究

孟繁杰

提要 本文主要是从惯用语的语义关系角度进行分析,认为惯用语是一个具有层级性的词汇系统,从而使留学生对惯用语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和把握,并结合惯用语的层级性特征探讨对留学生进行惯用语教学的方法。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我们可以发现,留学生学习汉语词汇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的变化:第一个阶段是从无到有的变化。从没接触过汉语的留学生都是从汉语拼音和最简单的“你好”“谢谢”“再见”开始学起,这个阶段留学生所学到的基本上都是单层义的词语,也就是词义是由词素义直接按照某种语法关系组合在一起而构成。因此,只要是学会了简单的词素义,又知道汉语主要的几种语法组合关系,即使遇到没有学过的词,也可以推断出大概的意思。有人曾对北京大学1987年出版的《汉语初级教程》全四册进行过统计,在汉语初级阶段所出现的1320个生词中,词义是由词素义直接组合而成的词有519个,占全部生词的68.7%,虽不是直接组合,但词素义与词义仍存在某种关系的占28.3%,只有3%的词是词素义与词义毫无联系的。(李如龙、何颖,2004)可见,第一个阶段要求掌握的词汇还是比较简单的。第二个阶段是从量到质的变化。当留学生汉语学到一定程度,已有的汉语词汇已经可以使他们从容地应对日常会话,也可以看懂中文的报纸、新闻等,但是一旦遇到成语、俗语、惯用语等具有双层义的语言单位时,就常常不知所云了。所以,对具有双层义的语言单位的理解和把握是留学生第二个阶段的重点和难点之一。

在这些具有双层义的语言单位中,惯用语由于其形式短小、灵活,口语性强,在交际中使用频率较高,范围较广,因而留学生对惯用语理解和掌握的要求也较多。目前,对外汉语教学中对惯用语的教学基本上是“随文识语”的方法,即在课文中见到一个学一个,这样的学习比较分散。如果能给留学生一种界定惯用语的方法,特别是惯用语语义关系方面的特点,将会有利于留学生对惯用语整体的把握。

惯用语主要以三音节为表现形式,尽管惯用语中也有一些是四音节或四音节以上的,但从总体上看,三音节仍是占绝对大多数的形式。曾有人统计,《惯用语例释》中三音节单位占68.97%,《新惯用语词典》三音节单位占73.57%,《汉语惯用语词典》三音节单位占84.40%。(周荐,1998)可见,说惯用语主要以三音节为表现形式是有据可依的。

在确定惯用语的三音节形式的基础上,我们把96版《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代汉语》)中的三音节惯用语作为考察对象,重点讨论以下几个问题:一是三音节惯用语的语义关系特征,二是三音节惯用语与其他临界状态词汇单位的分合问题,三是如何结合惯用语的特征对留学生进行惯用语教学。

一、惯用语的意义关系

惯用语之所以受关注,不在于形式特点,而在于其意义的特殊性。这里我们暂且用比较通行的“意义的双层性”来指称惯用语的意义特征,即除字面意义外,还具有深层次修辞引申意义。在这一部分,我们结合郑定欧先生的对动宾结构惯用语语义畸变的理论(郑定欧,1999),对惯用语的双层意义的关系类型进行划分,目的是对以往当作“一锅煮”的惯用语做细致的描写。

在讨论意义关系之前先要说明的是,惯用语一般是整体形成的比喻义,也就是意义的整体性,其结构不可分解,一旦分开各自都不具有整体的意义。如“和稀泥:比喻无原则地调解或折中。”无论是“和”、“稀泥”还是“和泥”,都不存在作为惯用语整体所具有的含义。但也有些与此形式不太相同,如“害人虫:比喻害人的人。”这里“害人”使用的是它的本义,“虫”使用的是比喻义,也就是由部分成分构成的比喻义。前者是典型的惯用语的特点,这一点毋庸置疑,至于后者算不算惯用语,我们采取“宁可失之于宽,勿宁失之于严”的态度,把它们也划入惯用语内。

惯用语以意义的双层性为其主要特点,但并非凡是具有意义双层性的都是惯用语,还应该考虑到它的口语性、通俗性等感情色彩,在此基础上,我们把惯用语的意义关系分为以下几种:

(一)非解析性关系

这种关系用公式来表示就是(虚义+虚义),指词汇间的结合没有常理性,能促使词汇结合的真实条件并不存在。如:

眼中钉:比喻心目中最痛恨、最讨厌的人。

杀风景:损坏美好的景色,比喻在兴高采烈的场合使人扫兴。也作煞风景。

打秋风:指假借某种名义向别人索取财物。也说打抽丰。

刮地皮:比喻搜刮民财。

阎王账:指高利贷。也说阎王债。

滚刀肉:<方>比喻不通情理、胡搅蛮缠的人。

搬舌头:<方>搬弄是非。

这类惯用语在《现汉》中共有83条,占全部三音节惯用语的17.08%。如果只从字面上的意义来看,每个词内部的构成成分都没有可以相结合的真实性和逻辑性,也就是说,字面上的语义是讲不通的。只有把它们当成一个整体,透过表层的非常理性,理解它的深层含义。这类是典型的惯用语。

(二)转义解析性关系

这种关系用公式来表示就是:(实义+实义)→(虚义+虚义),它是指词语字面有实际意义,词汇间的结合是符合常理的,但字面意义一般不用,深层的虚指义才是它的基本意义。如:

连根拔:比喻彻底铲除或消灭。

开倒车:比喻违反前进的方向,向后退:要顺应历史的潮流,不能~。

穿小鞋:(~儿)比喻受人(多为有职权者)暗中刁难、约束或限制:不容许给发表不同意见的群众~。

做文章:比喻抓住一件事发议论或在上面对主意。

撂挑子:放下挑子。比喻丢下应担负的工作,甩手不干;有意见归有意见,决不能~。

米蛀虫:蛀米的虫子,比喻投机倒把、发昧心财的粮商。

乌纱帽:纱帽。比喻官职。也叫乌纱。

耳边风:耳边吹过的风。比喻听过后不放在心上的话(多指劝告、嘱咐)。也说耳旁风。

这类惯用语在释义方法上有两种,一种只解释修辞或引申义,而不解释字面义。如上面的“连根拔”“开倒车”“穿小鞋”“做文章”;另一种是字面义和修辞或引申义一起解释,字面义在前,起到说明理据的作用,而重点却在后面的修辞或引申义上。如上面的“撂挑子”“米蛀虫”“乌纱帽”“耳边风”。这类惯用语在《现汉》中是最多的,共有315条,占三音节惯用语总数的64.81%,也属于典型的惯用语。

(三) 双层解析性关系

这种关系用公式表示为:(实义+实义)/(虚义+虚义),指词语既具有字面上的实际意义,又具有内在的深层含义,也就是实义与虚义并存,两者都在使用,后者一般是由前者引申转化而来的。如:

指挥棒:(1)乐队指挥用的小棒。(2)借指起导向作用的事物(多含贬义)

跑龙套:(1)在戏曲中扮演随从或兵卒。(2)比喻在人手下做无关紧要的事。

开小差:(~儿)(1)军人私自脱离队伍逃跑。(2)比喻思想不集中:用心听讲,思想就不会~。

流行病:(1)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广泛蔓延的传染病,如流行性感、脑膜炎、霍乱等。

(2)比喻广泛流传的社会弊病。

马拉松:(1)指马拉松赛跑。(2)比喻时间持续得很久久的(多含贬义):~会议|~演说。[英 marathon]

由于存在两种意义,不符合惯用语“深层含义为真实意义”这一性质,所以是否把它们纳入惯用语范畴比较有争议,有学者认为它们不属于惯用语(吕冀平、戴昭铭、张家骅,1987)。我们认为上述类型的词汇单位虽然具有双层解析性,但它们的字面意义基本上都是在一定的行业内部或一定的人群范围中才使用的,而深层意义则是在任何场合都可以通行的,而且新时期以来专业词语也有向普通化、通俗化转移的趋势,所以可以把它们归入惯用语中,只是它们不像上面两类惯用语那样具有典型性。这类惯用语在《现汉》中共有88条,占三音节惯用语的18.11%。

上面三种类型的惯用语的数量及比例如表1:

类型	非解析性关系	转义解析性关系	双层解析性关系	总计
数量	83	305	88	486
比例	17.08%	64.81%	18.11%	100%

表1 《现汉》三音节惯用语的语义关系分布

二、惯用语与临界状态的词汇单位

即使是对惯用语的具体所指在意义上已经有了一定的界定,但它与临界状态的词汇

单位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主要是因为,具有意义双层性特征的词汇单位中,除了惯用语以外,还有一些成语、谚语及歇后语等,另外,一些普通词语也部分地具有这种特性,因此,很难用“一刀切”的办法来划清它们之间的界限,就像词和短语的划分一样,允许存在中间状态。这里就一些临界状态的词汇单位作以简单的讨论。

(一) 惯用语和成语、谚语、歇后语的划分

惯用语和成语的划界一直纠缠不清,一般把三音节看作是惯用语的基本形式,把四音节看作是成语的基本形式,这一点是可以成立的。惯用语口语色彩很浓,通俗易懂,三音节的活泼明快正是口语的特点,而成语的书面语色彩较强,端庄典雅,这正是四音节的对称平衡所能做到的。但有一些三音节单位也具有浓厚的书面语气息,而且背后还有一些典故,这就与成语划不清了。如《现汉》收录了“莫须有”、“破天荒”、“八斗才”、“决雌雄”、“壁上观”、“黄粱梦”、“背水阵”等三音节词汇单位,这些都是古代留传下来的书面语色彩较浓的词,有些词还有与之对应的四字成语“才高八斗”、“一决雌雄”、“作壁上观”、“黄粱美梦(一枕黄粱)”、“背水一战”,虽然有些惯用语也有与其理性意义相似的成语相对应,如与“连根拔”相对应的“一网打尽”,与“钻空子”相对应的“有机可乘”,与“敲竹杠”相对应的“敲诈勒索”等,但两者有明显的语体差别,与上面的对应不同。从这些角度,我们倾向于把这类词划归成语,考虑到成语的四字形式基本已经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因此,这类词可以看作成语和惯用语的中间状态,归到哪一类都可以。

惯用语与谚语、歇后语在形式上是不同的,惯用语属于描述性的,多为固定词组,谚语属于陈述性的,多为句子,歇后语在形式上更是独具特色,它分前后两部分,前面部分是谜面,后面部分是谜底,而惯用语没有这样的形式。可是,同成语一样,谚语和歇后语同惯用语之间也有一定程度的交叉。如《现汉》中收录了“抱佛腿”,是谚语:“平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的节略和变形。其他还有“地头蛇”——“强龙压不过地头蛇”、“金不换”——“浪子回头金不换”。“呱呱叫”、“白费蜡”则是歇后语“狗撵鸭子——呱呱叫”、“瞎子点灯——白费蜡”的谜底部分。这说明惯用语、谚语和歇后语三者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相互转化。至于这些三音节单位的归属,我们认为可以归入惯用语,或者放宽一点看作是与其他熟语的中间状态。《现汉》三音节词中这种介于两种性质之间的惯用语具有 17 条。

(二) 惯用语和普通词语的划分

惯用语有这样一个特点,它的构成成分之间只能固定搭配在一起,如果分开,或者各个成分都没有惯用语的整体义,如“抬轿子”,“抬”和“轿子”都没有“为有权势的人捧场”的含义;或者其中有一个构成成分不具有在惯用语中的含义,如前面说的“害人虫”,虽然“害人”的意义没有发生变异,但单单一个“虫”是决没有“人”的意思的。用这一标准,可以把以往掺在惯用语中的一些普通词语划分出来。例如,高歌东先生的《惯用语再探》中举了一系列由“面子”组成的惯用语:“爱面子”、“碍面子”、“捞面子”、“扫面子”等共十二个。《现汉》也收录了“爱面子”、“碍面子”、“驳面子”等共七个。严格意义上说,把这些词划入惯用语是不合适的。就像上面所说的,惯用语是一个固定结构,是作为一个整体来体现它的意义的,而“爱面子”=“爱”+“面子”,“碍面子”=“碍”+“面子”。《现汉》对这两个词的释义分别是

爱面子:怕损伤自己的体面,被人看不起;有错就承认,不要~。

碍面子:怕伤情面;有意见就提,别~不说。

而对“面子”一词的释义是

(1)物体的表面:被~,这件袍子的~很好看。(2)体面:表面的虚荣:爱~,要~,你这话伤了他的~。(3)情面:给~,碍于~,只好答应了。

显然,“面子”本身就有“体面”和“情面”义,而不是“爱面子”这些整体结构的虚指。其他诸如此类的词还有:

冷脸子:<方>冷淡的脸色;不温和的脸色。

托人情:请人代为说情。也说拖情。

伪君子:外貌正派,实际上卑鄙无耻的人。

摆架子:指自高自大,为显示身份而装腔作势。

糊涂账:混乱不清的账目:一笔~。

目前出版的惯用语词典基本上都收了这类词(李行健,2001、王德春,1996),而实际上,这类词更倾向于普通词语,或者从广义上说,属于惯用语和普通词语的中间状态,这种类别在《现汉》三音节词中有129条。

三、如何结合惯用语特征对留学生展开教学

从上面对惯用语的考察可以看出,惯用语是一个具有层级性的词汇单位,它既有典型成员,也有接近典型的成员,还有一些处于边缘状态可以归入任何一类的两可成员。正是由于惯用语的这种层级性,使得大家对它始终没有一个清晰明确的认识,形成了目前对惯用语众说纷纭的情况。这种层级性,与认知语言学中的原型范畴理论有很大的相似性,这一理论认为:范畴成员之间具有互相重叠的属性组合,形成家族相似性,但成员之间的地位不是平等的,原型是物体范畴最好、最典型的成员,其他成员具有不同程度的典型性,与原型距离越大的、最不典型的成员处于与其他范畴相接的边界上,往往越不能代表这个范畴。(赵艳芳,2001)根据这种理论,本文划分出惯用语的原型:形式上为三音节;意义具有双层性且通过修辞引申手段形成的深层虚指义为基本义;具有口语色彩。然后按照与原型距离的大小把惯用语分为几个层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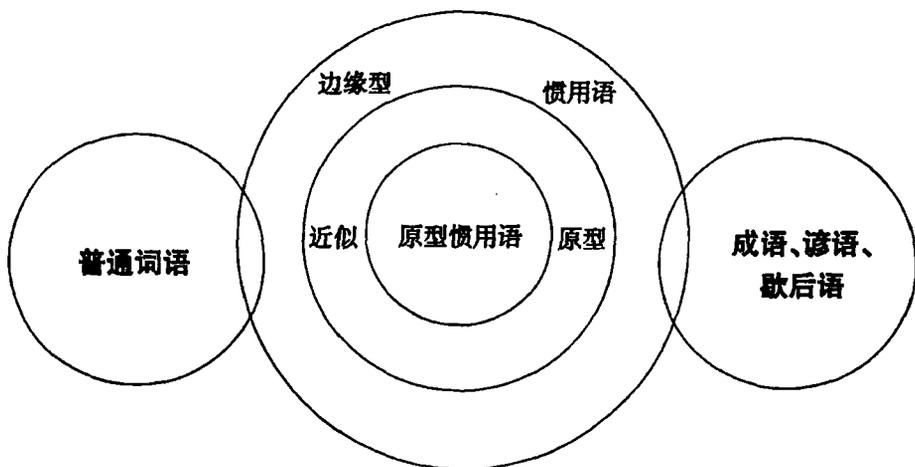
原型惯用语:非解析性关系惯用语(83条)、转义解析性关系惯用语(305条)

近似原型惯用语:双层解析性惯用语(88条)

边缘型惯用语: { 与成语、谚语、歇后语的中间状态(17条)
 { 与普通词语的中间状态(129条)

原型惯用语是惯用语的典型成员,由上至下,离原型惯用语越近,表明其与原型惯用语具有的共同属性越多,典型性越强,离原型惯用语越远,表明其与原型惯用语具有的共同属性越少,典型性越弱。也就是说,惯用语是一个范畴,其内部成员按典型性的强弱程度逐渐向外扩展,通过这种表示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惯用语内部的等级差异。

这种关系还可以用图形来表示: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对惯用语的教学也是非常重要的。在分析了惯用语的层级性特征以后,如何结合惯用语的特征进行教学呢?

(一)对惯用语的识别

当留学生遇到一个三音节单位时,如何能辨别出来它是惯用语还是普通词语?这主要是从语义上辨别,看构成这个三音节单位的各词素义与组合之后的语义关系,如果只是简单的组合关系,那么是普通词语;如果是组合之后语义产生了变化,则是惯用语。有时候单单从这个三音节单位本身很难确定语义是否发生了变化,这时就要看它的语义在整个句子里能否体现出来,是否与上下文有着直接的意义关系,如果没有,那么基本上可以确定它是惯用语。如:

这个人只顾自己,不顾别人,你要他帮忙,准得碰钉子。(《HSK 速成强化教程》)

在这个句子里,一直强调的是“这个人不愿意帮助别人”,没有出现与“碰”“钉子”相关的任何事物,而“碰”与“钉子”在表层义上呈现出来的语义在上下文中也体现不出来,因此可以确定“碰钉子”是惯用语。

当然,上面只是惯用语同一般词语的划分,而前面我们讨论惯用语层级性的时候曾谈到,具有意义双层性的三音节单位,除了惯用语以外,还可能是歇后语、成语或谚语,但因为我们已经从广义的角度把它们划入了惯用语范畴,因此不会影响留学生对惯用语的识别。

(二)对惯用语意义的理解

在确定这个三音节单位是惯用语以后,还要确定它所表达的是什么意思,这是理解话语的前提和基础。惯用语本身具有极强的表述性,在句子中一旦出现惯用语,就很少再出现其他的动词性成分,因此,对惯用语的意义的把握是正确理解语句的关键。前面我们已经把惯用语按照语义的关系特征分为三大类,即非解析性关系、转义解析性关系和双层解析性关系。通过观察我们发现,只有非解析性关系的惯用语是非常理性结合,这部分惯用语只从字面上是很难推测出语义的,因此无任何规律可循。但这部分惯用语的数量并不多,只占17%左右。而占83%左右的其他两类惯用语的深层义与表层义都有一定关系,它们或者是由表层义进一步修辞引申而来,或者还存在表层义,因而,我们可以启发留学

生运用形象思维的方法,在表层义的基础上加以联想扩展,从而得到惯用语的大致含义。如:

现在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了,奔波劳碌一天之后,把家庭当作“避风港”,到家就想放松一下。(《人民日报》,1996)

这是留学生在报刊阅读课上碰到的一个句子,这句话中,“避风港”的意思就可以运用联想的方式获得。从字面上可知,“避风港”是“船躲避风浪的港湾”,但“家庭”不是“海港”,“人们”也不是“船”,所以这里的“避风港”应该是“人躲避外界、可以休息、可以放松的地方”。这种形象思维的方法,不但有利于推测惯用语的大概意义,而且还有利于学生对惯用语的记忆和复现。

(三)对惯用语的正确运用

学习的目的在于运用,特别是留学生,一旦学到了新的词语,总是找各种场合加以运用。如果是一般词语,即使是用错了场合,也只是让人感觉他们的汉语有些不太地道。但是,惯用语不同于一般词语,由于它们具有特殊的色彩义,所以一旦用错了场合,用错了对象,往往会闹出笑话。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一位汉语老师夸她的学生:“你汉语进步很快。”那个留学生马上回答说:“老师,你在拍马屁。”这个学生只知道“拍马屁”有“夸奖对方”的意思,但并不知道应该什么时候用,怎么用,结果用出了尴尬。一般说来,大多数的惯用语具有贬义色彩,只有少数的惯用语是褒义或中性的,但即使是中性色彩,这些惯用语也常常应用于具有消极意义的语句中。这是从感情色彩上来说的。从语体色彩上来看,惯用语具有极强的口语性和通俗性,所以它常常出现在一些比较随意的日常对话中,或者是文体比较通俗、表现方式比较自由的文章中;而在较为严肃、较为正式的书面文体里,基本上很少出现。因此,对外汉语教师在惯用语的教学中,特别要兼顾到语用,可以设计出各种不同的语境,在具体的语境中体会如何使用这些惯用语。

当然,对留学生的惯用语教学也是循序渐进的,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只是希望能够结合惯用语的层级性特征进行教学,使留学生对惯用语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和把握,更好地学习和运用惯用语,并且能对已经学过的惯用语达到举一反三的效果,不断提高运用汉语的能力。

注:本文中所引用例句如无特别说明均出自《现代汉语词典》,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主编,商务印书馆,1996年。

参考文献

- ①李如龙、何颖:2004.2,《试析对外汉语教材编写的“词本位”》,《海外华文教育》。
- ②李行健:2001,《现代汉语惯用语规范词典》,长春:长春出版社。
- ③吕冀平、戴昭铭、张家骅:1987.6,《惯用语的划界和释义问题》,《中国语文》。
- ④王德春:1996,《新惯用语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 ⑤王海峰:2001,《HSK速成强化教程》,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⑥赵艳芳:2001,《认知语言学概论》,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⑦郑定欧:1999,《词汇语法理论与汉语句法研究》,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 ⑧周荐:1998,《词汇学问题》,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孟繁杰 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